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二百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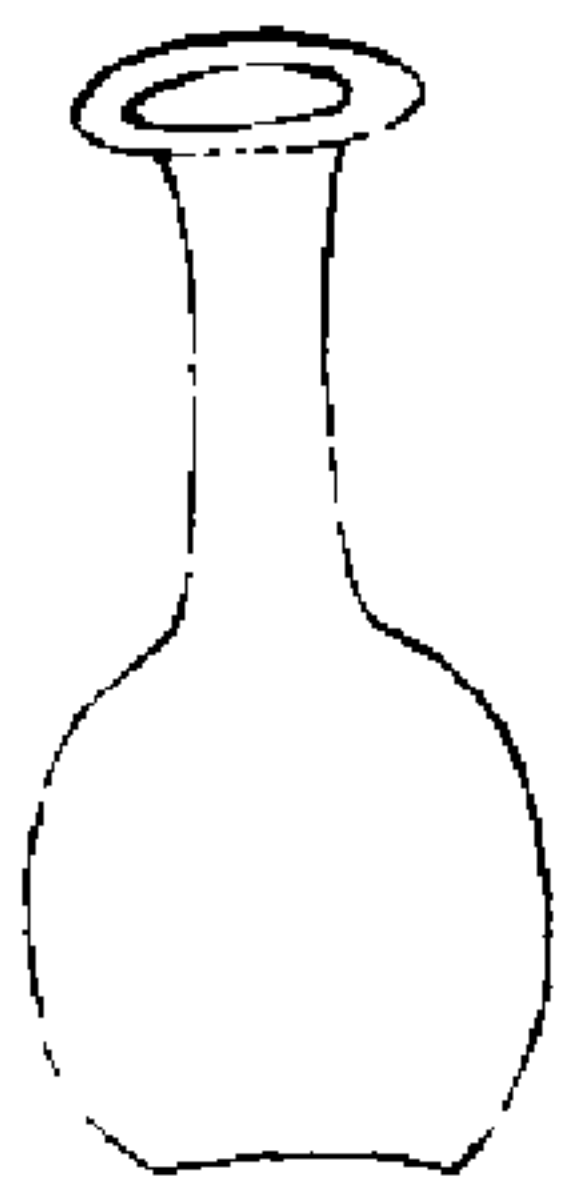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七

六模

壺

投壺

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投壺者大夫士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故記云主人奉天司射奉中使天人執壺註云士則鹿中也明此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也大夫得用兕中不言者畧之也左傳說晉侯與齊侯燕投壺此必言大夫士禮知非諸侯者按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此記言主人請賓故知非諸侯也每人四矢四算亦三番而止數算如數射算告請之令聽樂之節先飲不射後慶多馬一如射禮其所用樂亦與射樂相兼乃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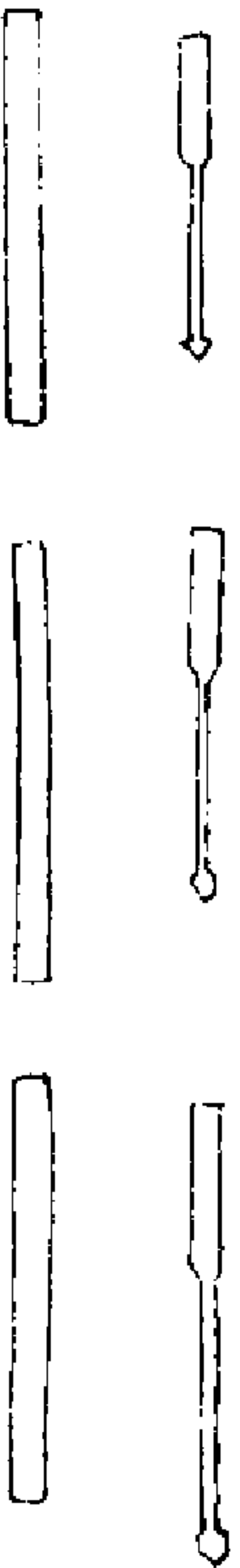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七

壺頭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馬其矢之墜而出也。壺去席二天半。

天

三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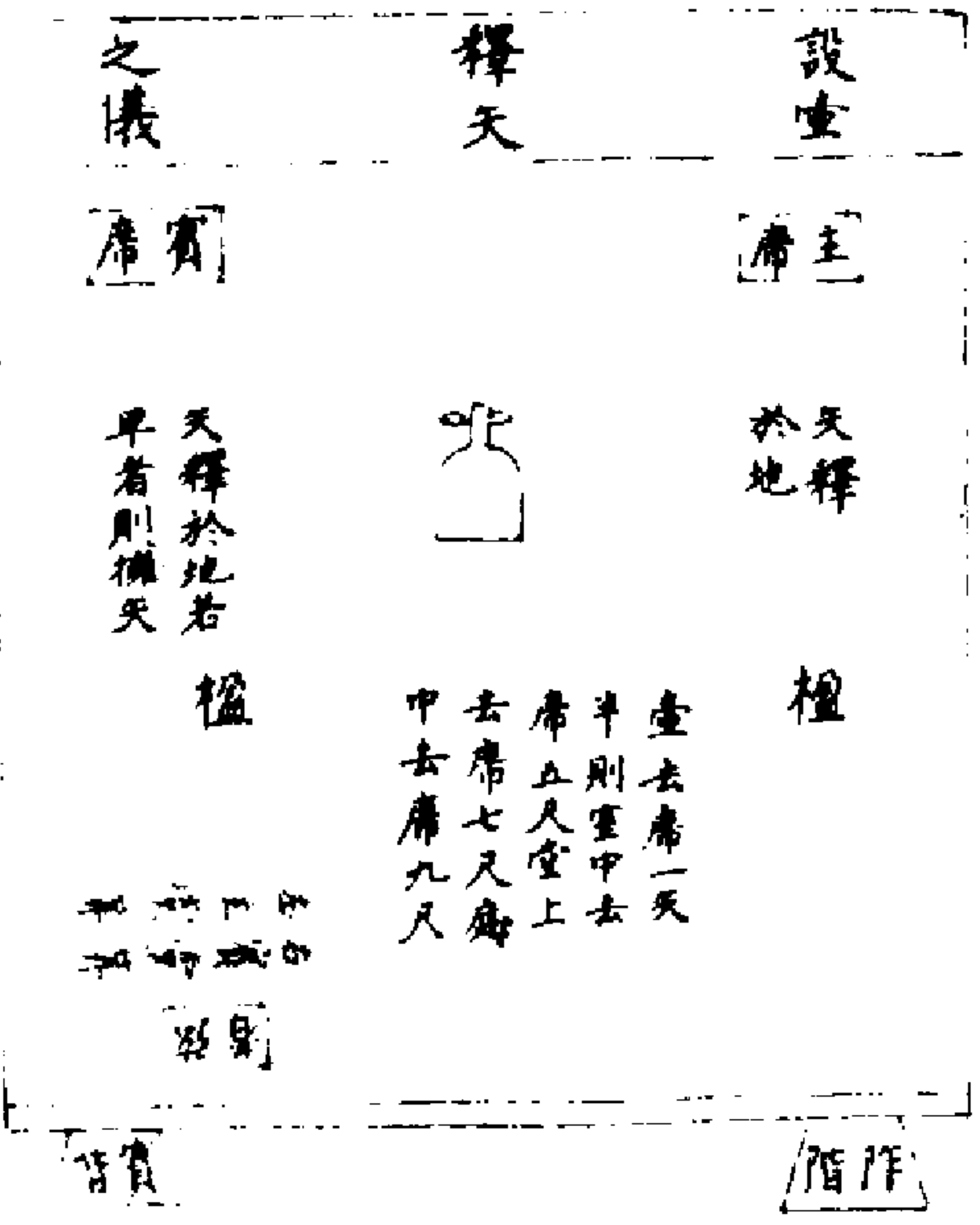


天以柘若棘母去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天十七分或言去其皮即壺置於賓主筵前邪行各去席二天半。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各隨光明也。矢有五扶。七扶。長短之數。各隨廣狹行用。室中最狹。天長五扶。堂上差寬。矢長七扶。庭中彌寬。天長九扶。四指曰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雖矢有長短。而廣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天半也。然則室中則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飲不勝者畢。司射請而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一馬從二馬。必三馬者。投壺如射。亦三馬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馬於再勝者。三馬即勝算也。別出此三算。以紀勝算。謂之馬者。若云投壺如此。任馬得勝。乘馬也。射與投壺皆所以習武。因令樂射射

大夫之射必先射飲酒之禮。後壹射之類。必先射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果既賜矣。又重以樂也。位人退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蓋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鄉射禮。司射作三。司射庭長正人者也。鄉飲酒所執使相為司正。且庭中立于解南。故知長可止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天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天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屨升坐之後。燕禮取俎以出。鄉大夫皆降賓及主人。鄉大夫皆升。屨升就席。少者射則大司正為司射。投壺所以樂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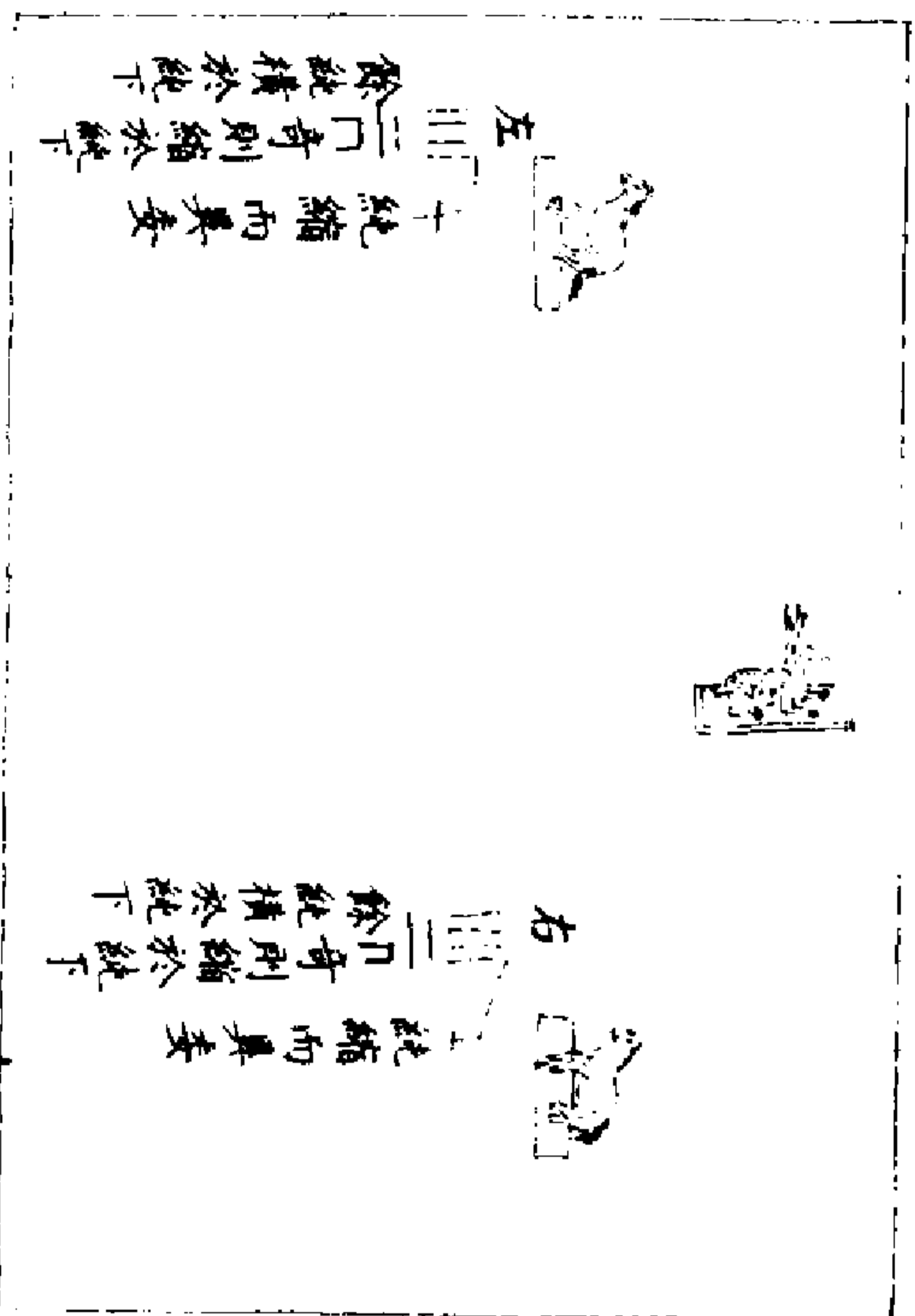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七

四



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矢在則不直。壺有則不正。大戴嘒作峭然。則小戴作嘒誤矣。

數算立馬之儀



投壺曰。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西執八算與。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

水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七

五

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程首問若一矢。帥曰。諾。左右告天。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馬實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鈞。左右鈞。司射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簷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馬。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天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才純則縮而變之。每委具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飲。左算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於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於地矣。

永樂大典

卷三二五七

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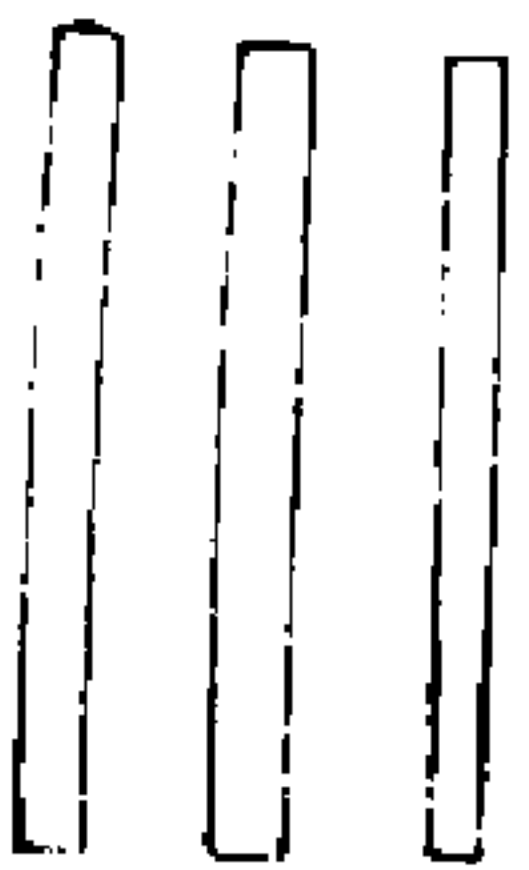
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次遂執張弓不勝者皆繫說拾卻袒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解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解少退立卒解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裸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持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解矣以角不以解則無用豐焉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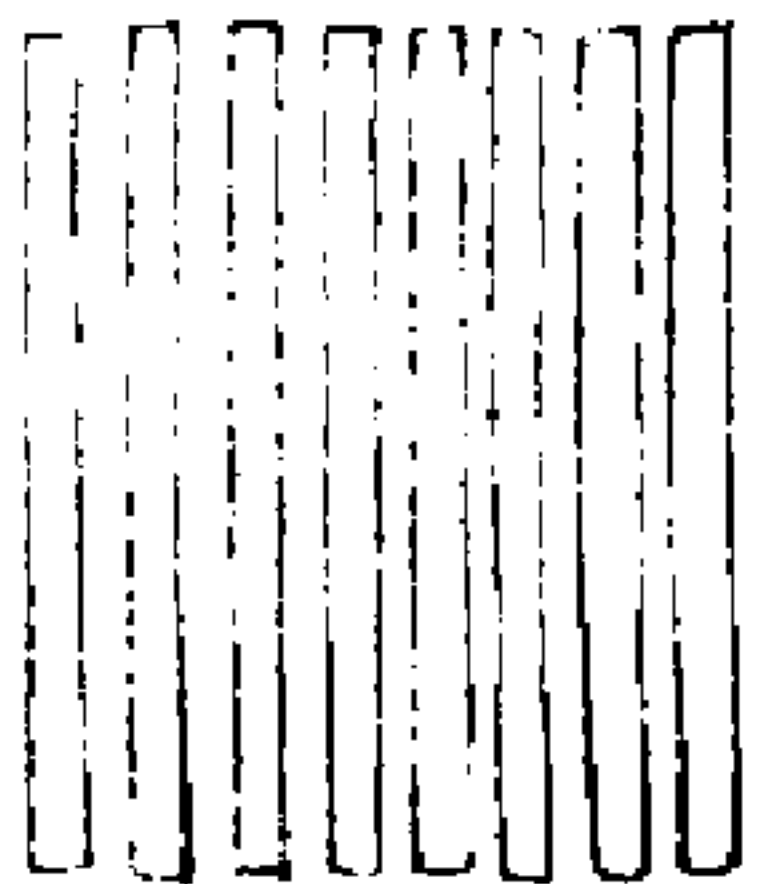
投壺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馬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又曰馬各直其筭蓋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必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馬功三勝足以無人也馬各直其筭則立於中之西筭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鄭氏曰飲慶對者偶親無豐以謂勝者不親酌而使弟子酌者不親受而奠於豐所以賤無能也慶疇者則不然是以偶親酌而無豐然投壺之罰有豐此特鄭氏感於射禮而言然也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幣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類此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擗馬蓋洗則勝而以遺尊長與客其禮同不角不擗馬特施於尊長而已客不奠馬鄭氏亦以不角為待客之禮誤矣

筭



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筭。春秋傳曰。膚二十。而合其數。先儒謂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筭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地之廣狹也。

筭



水樂大典卷千二百五十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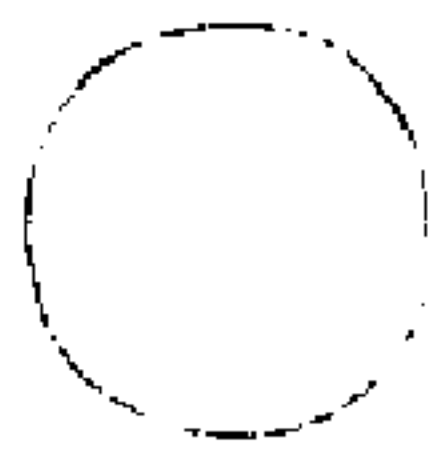
投壺筭長二尺。射箭筭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筭長投筭矣。然射矢不曰筭。故箭筭曰筭。投矢曰筭。故箭筭曰筭。大戴謂筭大八分。

壺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先儒釋大戴禮。謂壺高尺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等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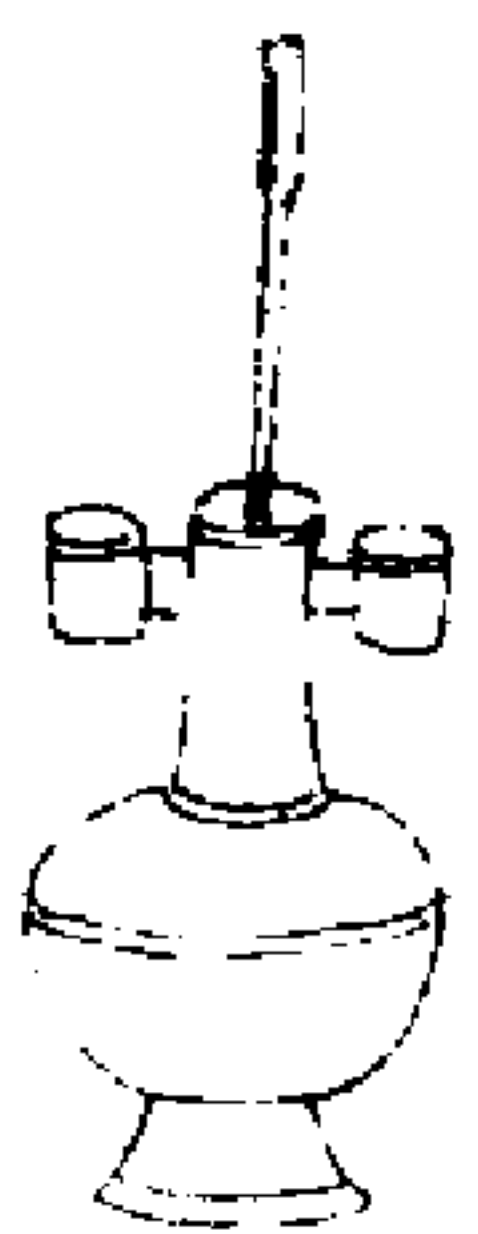
鼓



投壺命絃者曰。請奏。程首間若一。而其節之也。有鼓擊。故記者有會鼓。薛鼓之制。鄭氏謂圓者擊擊。方者擊鼓也。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大夫奏采芣。而投壺特奏程首者。蓋取其樂會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寧侯。馬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胎

爾曾孫諸侯百福。其言與諸侯射禮相類。則小戴所記。持大夫士之禮而已。先儒以小戴所記。稱主人請賓。與鄉射鄉飲稱主者。同與燕禮大射稱公者異。於是以為士大夫之禮。然聘禮亦稱主人者。接賓之辭。固無間於諸侯大夫士也。諸侯奏雅首可也。大夫士亦奏之者。其猶鄉射大夫駟虞歟。投壺格。西京雜記。司馬溫公投壺新格。并序。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禮。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政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踈。怠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卻過。分則差。中庸者焉。得一失二。成功蓋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偏頗。冰散。所以爲正也。中正之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主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焉。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

致蕩傾移。無所不至。未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荷天之際。性無粗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雖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懽。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况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爲右。是亦後漢探闕之類爾。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審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使倖者。無所措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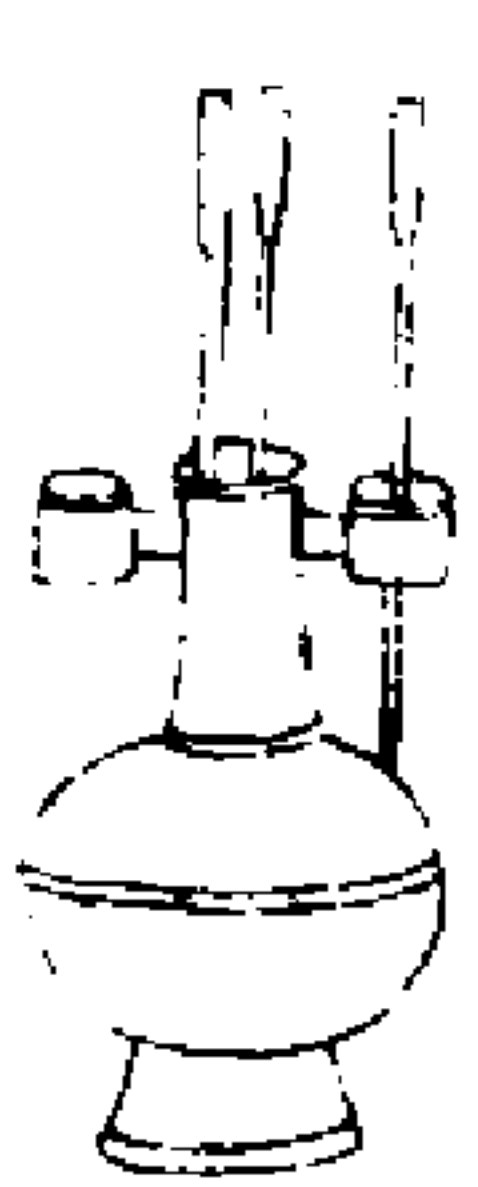
有初
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謹始。故賞之。

右十算

貫耳

謂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亦用心愈精。故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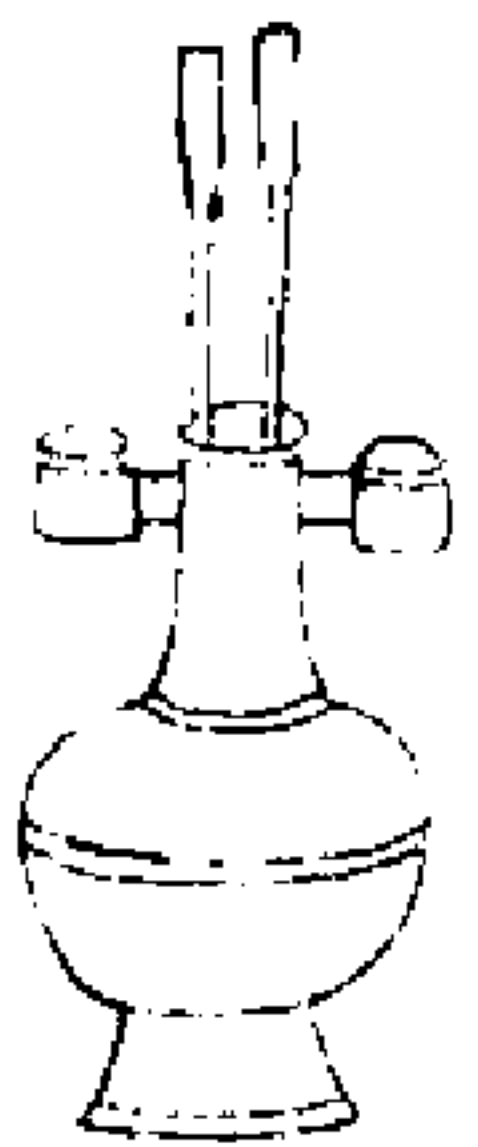
右十算



連中

第二箭以下。連中而不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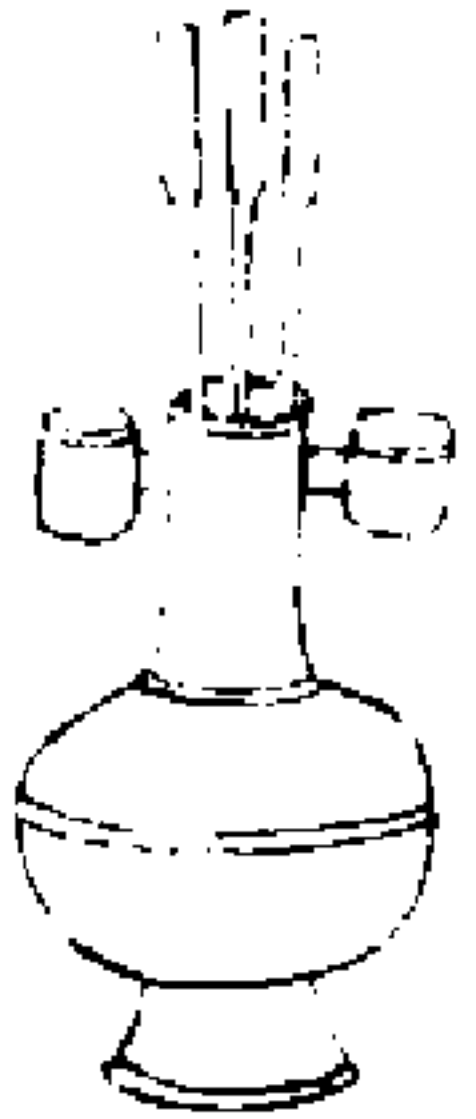
右五算



散箭

若一箭不中。次箭皆散為箭。

右一算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五十七

九

有初貫耳

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其算別計。

右二十算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二算。其次每箭加二算。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已下。連中不絕者。皆賞所以勉人於不懈。

右二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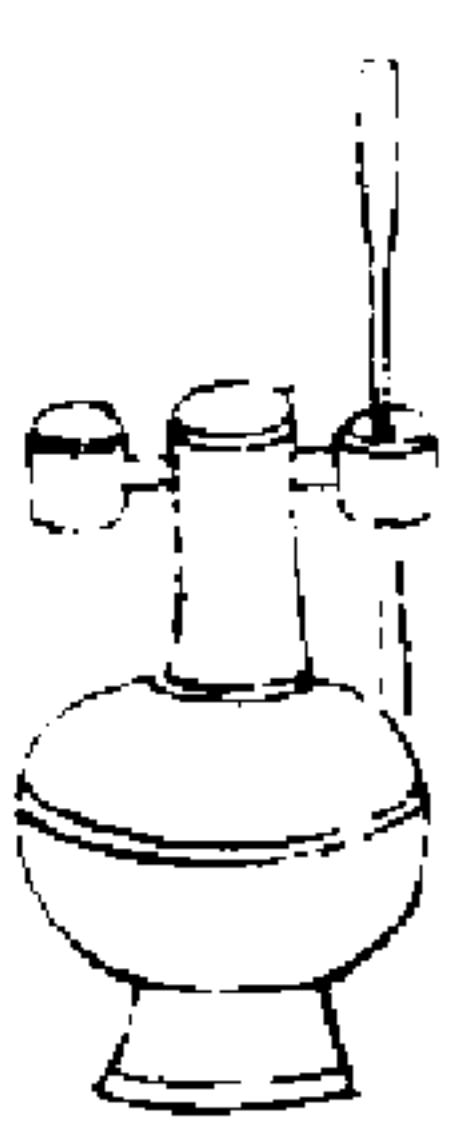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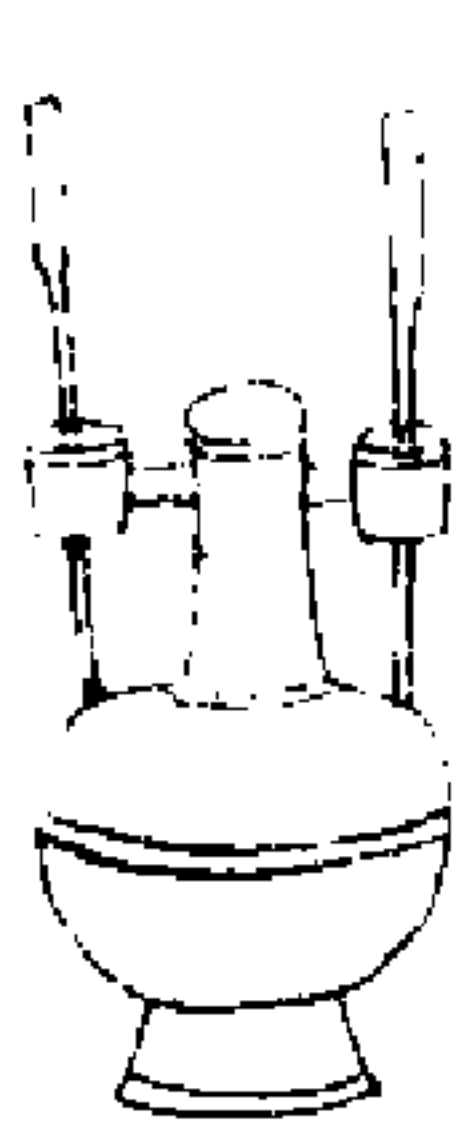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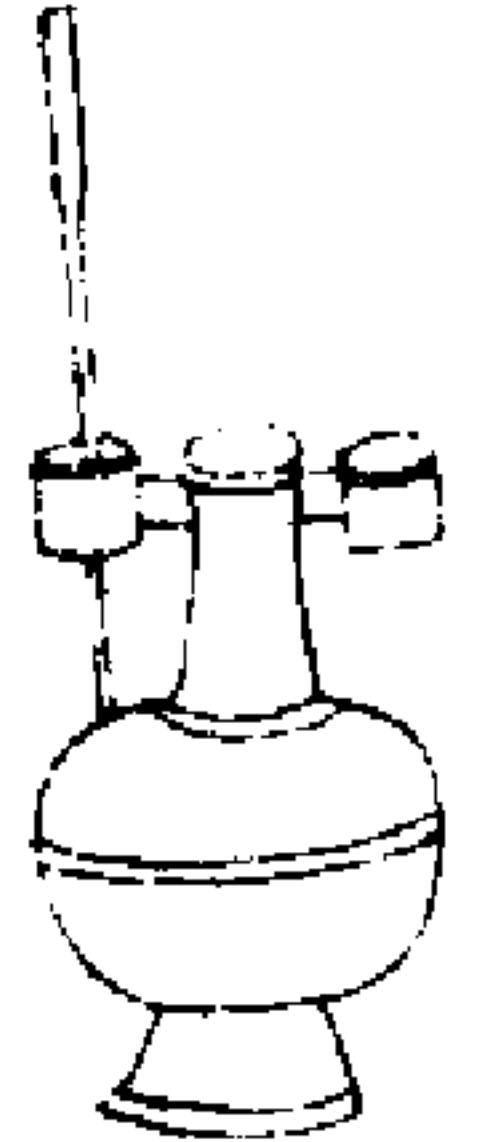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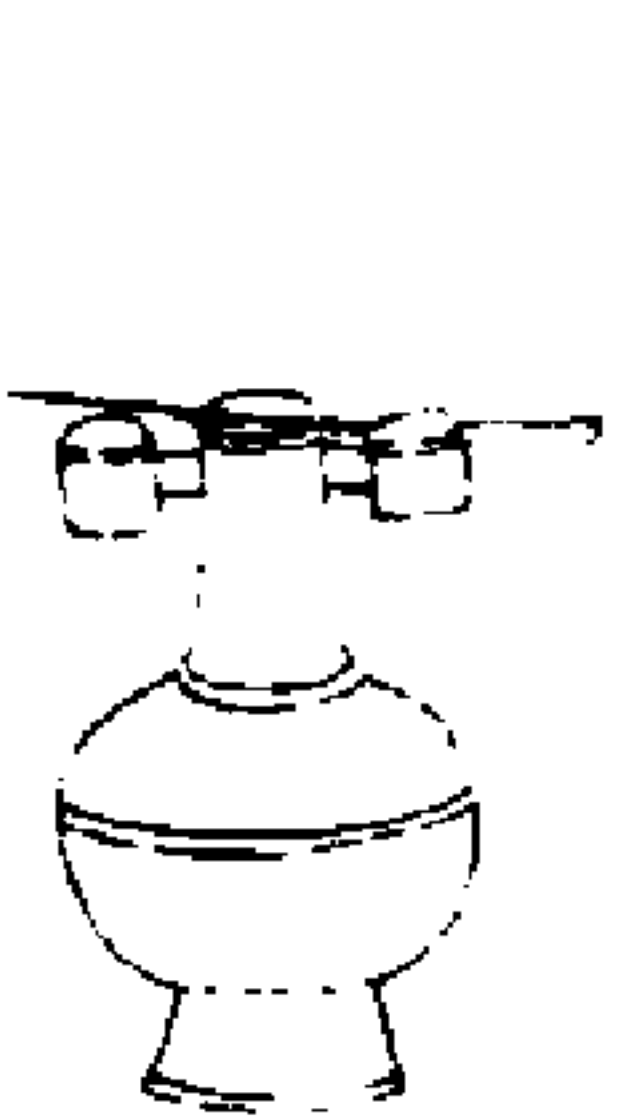
橫耳

謂箭加耳上。舊五十算。偶然而橫。非後者之功。何足以賞。若為後箭所繫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右依常算無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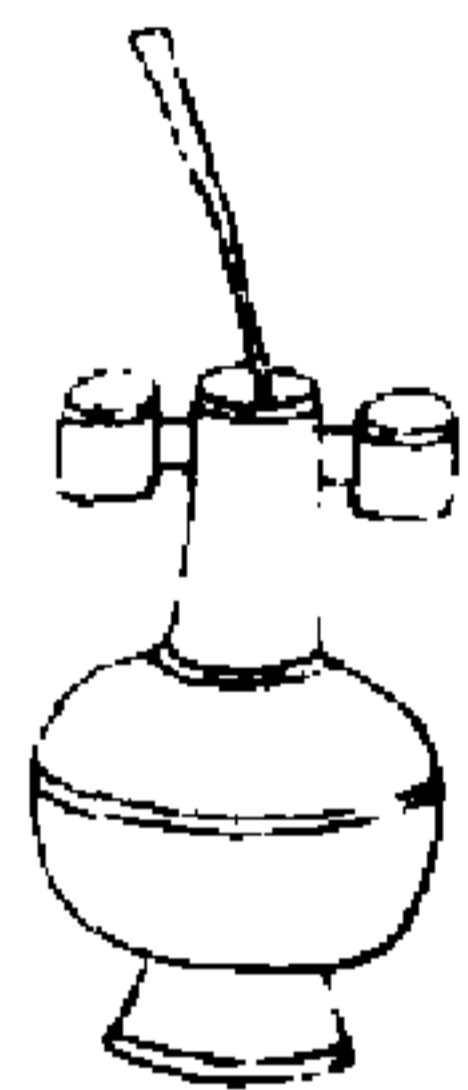
橫壺

謂橫壺壺口。舊五十算。同橫耳。右依常算無賞。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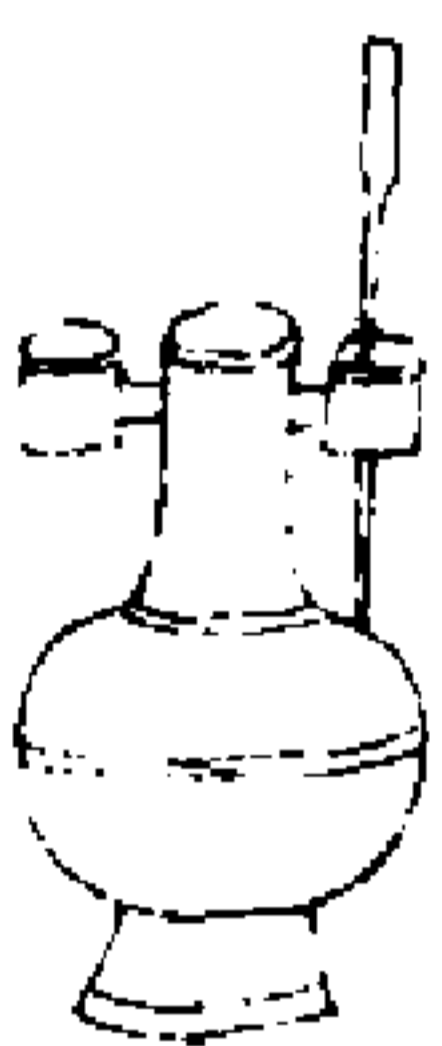
卷三三五七



倚竿

箭科倚竿口中舊十二籌傾邪險謔不在於善熟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壺者皆得通數若為後箭所擊及自墜壺若耳中者後計其算墜地與不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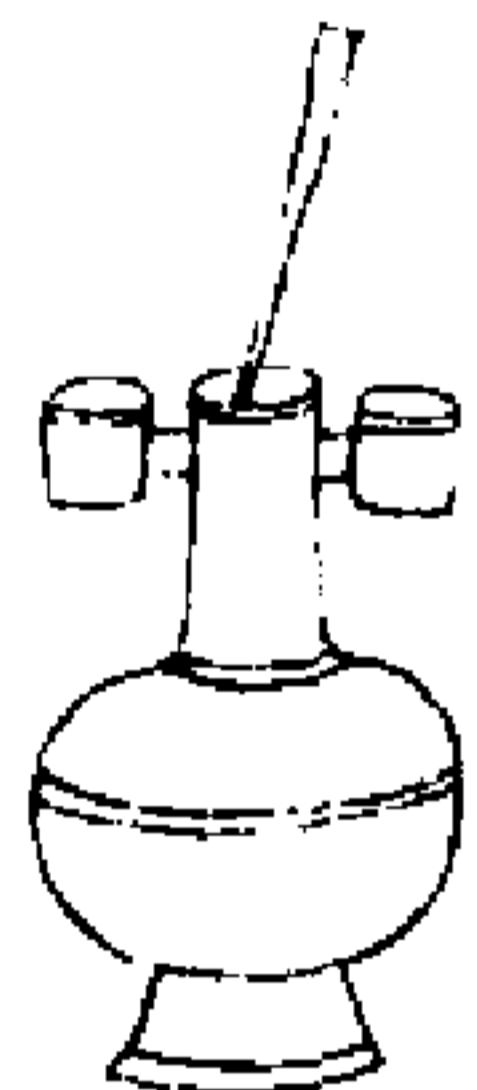
耳倚竿



舊十五籌同倚竿

右並廢其算

到中



舊一百二十籌顛倒反覆思之大者奈何為上賞今盡廢其算所以明逆順之道也

右壺中之算盡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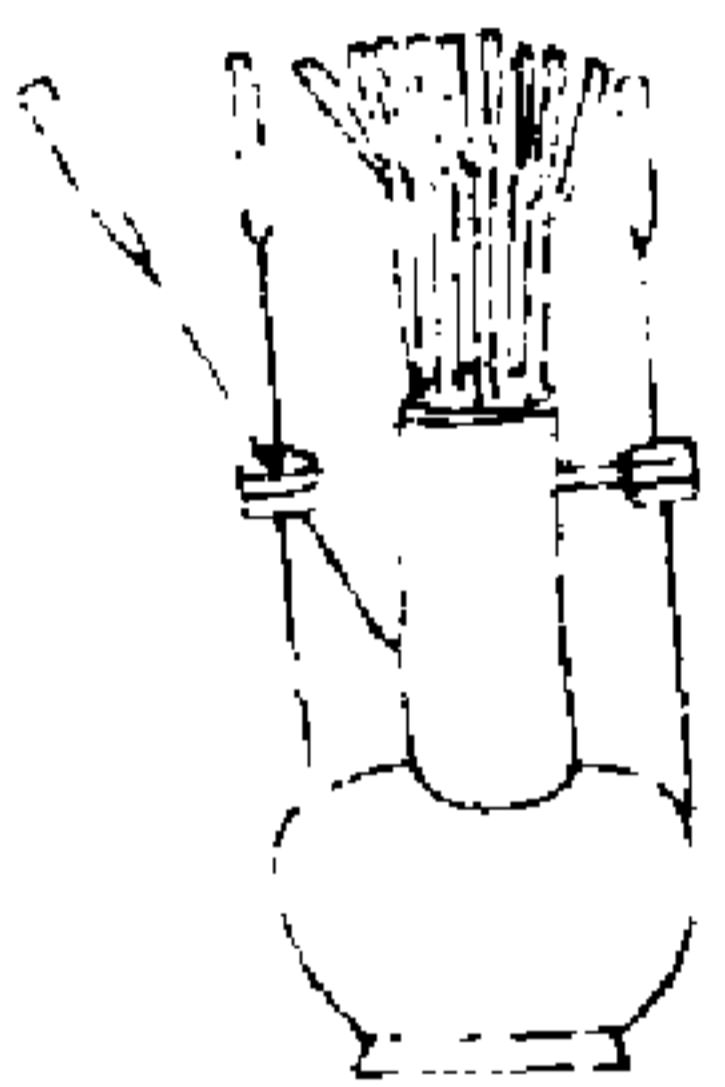
倒耳

舊不問前後籌數並滿同倒中

右壺中之算盡廢

永樂大典卷三三五七

十



全壺

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若兩人俱全則後計其餘算以決勝負夫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全之實難故君子賞之

右無算

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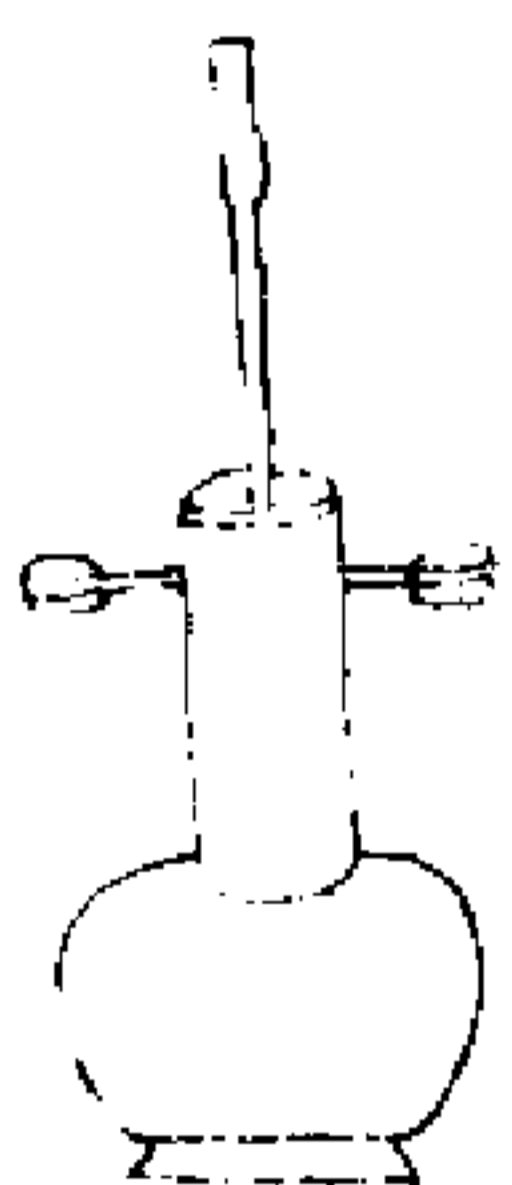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初又加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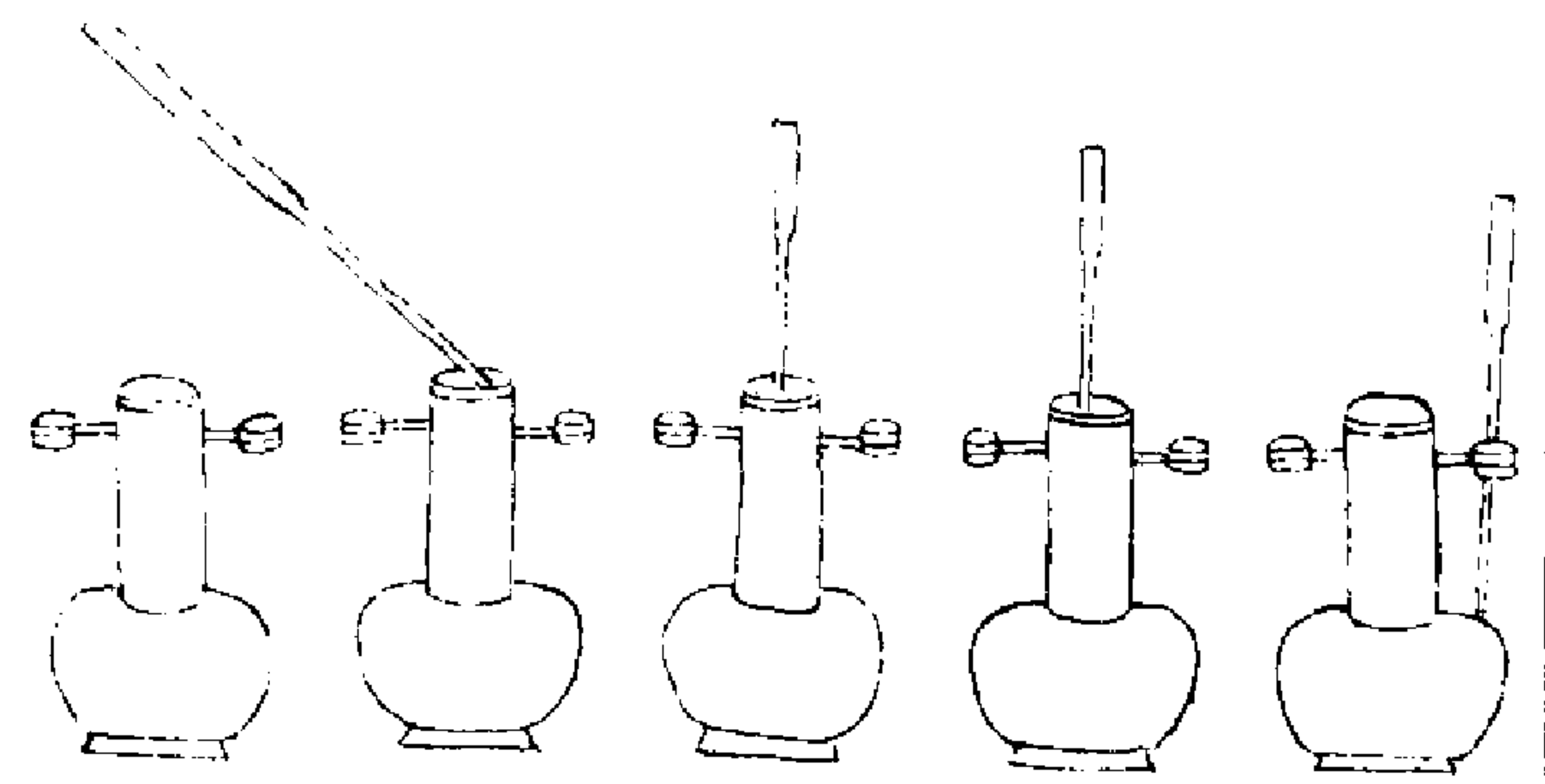
右二十算貫耳倍之

馳箭

亦謂之馳皆俊猛意也謂投而不中前激反躍視而得之後投而中者也故賞若復投而貫耳其算別計復投不中者發之

右十算





帶劍 貫耳不至地者舊同借十。
 右廢其算 龍首 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舊十八等。同倚竿。
 右廢其算 龍尾 倚竿而箭利正向己者舊十五等。同倚竿。
 右廢其算 狼壺 謂碗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四等。同倚竿。
 右廢其算 敗壺 謂十二箭俱不中也若兩人皆敗則計餘
 算決勝負。
 右不問已有之算皆負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五

十一

先登賞三籌 績前功賞四籌 鼎足賞七籌 卿士門賞六籌 饒箭
 賞七籌 有始終賞三籌 散箭賞一籌 鎮四方賞八籌 倚竿賞八
 籌 定四方賞六籌 三士賞五籌 有後功三十籌 三山三十籌
 飛龍呈瑞五十籌 倒中八十籌 蛟龍擺尾使得虛 不和百十籌
 九龍吐水六十籌 貫耳十二籌 雙燕歸巢二十四籌 橫耳六十籌
 魚遊龍門二十籌 帶劍十五籌 鳳雛展翼二十四籌 豹尾十二
 籌 龍女獻珠四十籌 龍首十八籌 獅子出穴十二籌 龍尾十五
 籌 貫耳倚竿二十籌 龍躍百二十籌 矢橫壺口五十籌 龍歸穴
 二十四籌 憑壺有餘力十四籌 猿戲枝十五籌 穿狼射鵬手一百
 二十籌 雙鴛鴦三十籌 背遊江三十籌 中壺口倚竿十三籌 龜
 麟龍鳳呈瑞十籌 宋類苑司馬溫公耽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
 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法。而舊圖為
 奇。箭多與之算。如倚干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
 者。柰何以為上。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之算。以明逆順。大抵以猜密者
 為上。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宴開
 嬉戲之中。間亦不忘於正也。呂原明雜記舊投壺格。矢入口者一籌。八月

者八善。壹口倚罕十一善。耳倚罕二十善。賞其奇也。而好勝者多用機以取之。溫公改其格。凡得倚罕者。皆廢其善。如使雖得算。止從所入之算。機心自息矣。溫公憤世疾邪。過以矯之。蓋有激云耳。曰。傾邪險諛。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爲奇。箭多與之算。甚無謂也。今廢其算。所以罰之。洪文安公集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投壺亦射之細也。先王施於宴安之中。所以交賓主。揖遜周旋於是乎出。後世以嫚戲從事。頗不合於古。然流風遺制。尚可察見。投壺舊有圖。大抵以用機待僞爲古。先正司馬文正公始定新格。斥僥倖之勝。蓋其意欲歸之正也。夫博奕猶賢乎已。則是書之設。孰謂無補哉。謝上蔡語錄。投壺非着意。非不着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爲也。但教每事如此。會宴投壺。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伯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帥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齊君苟吾君歸。弟未矣。穆子曰。吾君帥強禦。卒勝。既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郭舍人投壺。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

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且惡。其天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天百餘反。語之爲說。言如博之堅於革中。爲駢傑。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祭遵投壺。後漢書。祭遵爲征虜將軍。賞賜盡與士卒。身衣韋襦布被。夫人裳不加絲。光武重馬。及卒。博士范升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粗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者道者也。諡成侯。續後漢書。張郃傳。郃嘗薦同鄉畢湛。經明行脩。曹叡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勅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袁紹投壺。太平御覽。獻帝春秋曰。末紹聞魏郡兵。交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生中家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親督引滿。投壺言笑。容止自若。王弼投壺。太平御覽。王弼列傳曰。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王女投壺。神異絕。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張華曰。天又者。開口派光。一云。梟而脫。候不接者。天爲之笑。葛洪類說。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十二百梟。設有不入者。天爲之噉。噉。叶。且切。用。口。又也。魏游楚。投壺秘府書。林魏游楚。好投壺自娛。王胡之。投壺。太平御覽。晉陽秋曰。王胡之。善於

投壺言手熟開目。陽屏投壺太平御覽石崇效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反矢投壺記纂淵海薛春感者善投壺龍躍草飛天橋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幾乎敗壺邵氏聞見錄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未箭中耳君錫曰偶耳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馬的對。號壺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天之躍也今則唯欲其號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號汝南周璜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號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號者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唐書音樂志號壺疑是投壺樂也投壺者謂壺中躍矢為號壺今謂之號壺是也海錄碎事雜歌曲有號壺者蓋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號壺宋陳章熊明來集投壺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記注又云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為二斗得圓周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種而口徑二寸半也嘗試思之以周尺比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與近世鑄

者所差無幾腹徑之度不相遠而脰脩腹脩之度不同每以周尺較古人壺與尊之度知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甚高其受斗五升又亦知古之量何如也陳太常禮書謂壺當如釋奠壺尊又謂如著尊不用足今壺尊亦有足欲如著尊著地無足者今尺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按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知壺之可無耳也經言壺制惟腹口頰三體小戴言頰即大戴所謂脰大小戴所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般還曰辟皆升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退壺間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夫半則堂上賓席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二席並設若如今壺樣夾以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之皆不得其正以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而正投之如齊晉之射足以為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正而貴旁巧又烏足賞哉此雖前賢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曰然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允小於今之壺耳哉徽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金壺號箭倚竿散箭餘皆不異如號箭本非古以不遠復善補過存之則壺中之耳蓋委小戴附鼓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七

節犬戴附歌詩。犬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經首而已。投壺古逸禮篇名。故二戴皆記之。劉公是先生集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辭賓拜受。主人辟。後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人以勝也。不耻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耻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耻人以不能。則怨。自耻其過。則忘。忘人以勝也。則懟。矜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壺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用不釋。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禮不悖。

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七

十四

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啓劄青錢。請人投壺。執矢奉壺。古人以此為樂賓之舉。少刻欲屈足下。同為笑談之款。答赴。切開雅歌。投壺乃佳適也。伏承召及。足見交情。敬當趨陪。舉矢執筭之藝。不赴。昔聞壺矢樂賓。聖門盛集。及召下賤。荷愛非輕。日困塵勞。不敢拜命。元王憚秋澗集。投壺引。古之人心止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之美。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比其誠也。絃以狸首。殺其等也。鼓以曾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中誠。傲其慢也。若夫左右盍簪。臨壺倚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凝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止意誠。神凝於內。生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急墮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

獨奔之伎行于今不廢。然逆其用心。傾危抵巇。一着一機。司明以之。此亂
 靈臺為之。攪捨必決其存亡。而後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
 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廡清。傳
 彼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
 之既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文
 苑英華投壺判。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魯鼓不作。失儀不伏。科
 罪。周公制禮。對玉女。嬌現吐飛。電於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
 無賓主之文。進退之旨。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妄申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
 躬。虛持枉天。既投常憲。復挂葵章。此而不編。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準禮
 科。按理詳文。將謂為允。魏畧投壺賦。曰。邠鄆淳字。淑作投壺賦。十餘言
 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十匹。古歌曰。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
 東厨具肴膳。推牛烹猪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弈並
 後行。魏邠鄆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
 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咸揖拜之數。机設
 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蕭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既。乃設大射。
 否則投壺。植茲華壺。息氏所請。厥高二尺。盤腹脩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七

十五

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馬植駐。天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頸且直。
 執算奉中。司射是職。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役者閑習。祭妙巧
 之所極。駱驛聯翩。爰爰免發。翻翻集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
 投不空。四天退効。既入躍出。在再偃仰。僂僂趨下。餘勢依倬。又足樂也。擬
 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遺也。營諸為政。群職罔弛。左右畢投。効
 奇數約。列置功算。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此役不釋。增是自遂。
 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鞏。亦猶是類也。若乃備天作驕。累微聯取。一
 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其之首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綱。雖
 就置猶弗然。矧迥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秦倚。調心術於混
 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
 而不倦。環瑋百變。惡可窮讚。宋胡銓文集。公治携酒見過。與者溫元素。康
 致美。賦詩投壺。再用前韻。滌叟意簡古。終日巾不屋。彼美德星。葆懽我
 味蠶竹。翠檣破孤悶。聊欲觀醉玉。情殊饋饜餐。事等遺潘沐。古人感意重。
 飲水亦沙酥。一觴萬慮空。天宇覺隘促。自非新突者。上客怕徐福。主人起
 揚輝。百歲風寬遠。莫獻野人芹。但飽先生荷。我亦起襟席。卒爵史三肅。溫
 伯况可合。康營亦脫俗。共賦釘坐梅。可壓詩人谷。浩浩氣吐虹。蒼蒼春生

腰。相業彼猶者。底事醒乃獨。日游無功鄉。生計豈不足。壹歌發笑電。推劇不言肉。夜久後銀燭。幽燼飄秋菽。我於獲無負。正恐獲自慙。姑置勿復料。茗椀滄寒沫。舌出醉言蹄。况我舌已木。李壁厲湖集。拳孤力不任。棋局思慮費。不如習投壺。閑暇可觀禮。心精于斯應。古謂射之細。無寧貴巧得。近取直如矢。瀛洲遠塵霧。永日但書几。相携千步廊。百發皆貫耳。統統圖克終。一嶙有成毀。昔賢著新格。取正斥奇說。造次垂令議。高山勞仰止。劉屏山集。暇日賓朋集。投壺推戲同。傍觀驚妙手。一失發前功。禮盛周岳憲。群夸晉起戎。區區論勝負。轉眼事還空。曹文清公集。連朝賜沐吏。功休請以不惟輸一籌。中否何關興廢事。天公應解笑齊侯。投壺全中戲成寸。心只在所投中。出手何曾一箭空。不作秋風鋪落葉。端如春草種成叢。旁觀詎敢當勅敵。俯拾無勞命短重。說與婁須辨取。如山酒肉貨全功。朱翌詩。誰可忘憂慰寂寥。夏長惟以一壺消。坐中皆欲從多馬。妙處何妨不絕臬。幸郭滑稽無事日。將遵取士中興朝。諸公有意未償進。貫酒何妨為解貂。哨壺枉天樂。初筵列生分。曹看今傳。龍雖隼飛驚。背手雲閣電。擊笑通天。齊侯晉侯誇酒肉。曾鼓薛鼓排方圓。何事吾人無一事。竹林高卧

聽鈴然。五秩新拓室中筵。列算姑從舊制傳。百發縱橫惟所命。一時勝負豈非天。功成只許全為上。手熟猶如左畫圓。下晝未厭仍下夜。銅槃高捧燭花然。三代遺文歎寂寥。考評今古得愁消。中行穆子雖爭鬪。司馬溫公不貴臬。跌跌他年專將闕。羽儀從此冠天朝。倒囊騰欲陪賓戲。零落空餘一弊貂。註司馬溫公投壺法。不取臬箭。倒入之類。以其用巧非正也。錢塘韋驥集。和臘日初晴會同僚射飲投壺。晚風吹雨作晴雲。臘日山城已似春。林木欣欣初有趣。郡齋繳繳迥無塵。祭遵雅戲齊酣戰。雙圍環觀密布鱗。此樂得為知所自。天將豐歲與滁人。元同恕集。庵集。賓主分班就兩楹。擬從小射暢歡情。舉等忽見憑空落甲的。驚聞滿座聲。已辨行觴浮衆芳。會須立馬慶三成。汝南謾說多驍馬。却是先生禮意輕。許有士至正集。綠陰清晝天鳴壺。慶馬何煩用酒娛。有主無賓聊一笑。却呼童僕煮羊盧。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二百五十七